

# 重磅：川普廢除美國大學招生種族配額制



美國司法部宣佈，廢除一項鼓勵大學招生時將種族納入考量的指導方針！

也就是說，美國名校錄取的“潛規則”：按“種族配額”招生的時代就要結束了。新政將推行無種族公平競爭，不分膚色，擇優錄取。

對於在美國、加拿大讀書的華裔孩子以及眾多的國內莘莘學子們來說，這無疑是個重大利好。

據聯合新聞網報道，今天(7月3日)下午，美國司法部長塞辛斯宣佈，廢除24項不必要、過時的指導方針，其中包括一項鼓勵大學在招生時將種族納入考量的指導方針。

在司法部發佈新聞稿之前，多家媒體報導，川普政府將鼓勵美國學校在招生過程中忽略學生的種族因素。

此舉將推翻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對於“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的政策，奧巴馬政府

鼓勵大學在審核入學申請時考慮種族因素，以促進校園多元化。

塞辛斯通過新聞稿宣佈，廢除24項不必要、過時、不符合現行法律、或其它不當的指導文件。

司法部的新聞稿列舉廢除的24項指導方針，其中有七項與教育機構考慮種族因素相關，包括奧巴馬政府於2011年提出建議學校在招生時考慮種族因素，以促進校園的多元化，以及2013年、2014年、2016年法院對“費雪訴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一案的相關文件等。

2008年，美國德州白人女孩費雪申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被拒，但卻錄取了成績還不如她的其他族裔。

費雪怒告該校，質疑學校因她是白人而不錄取。她沒有想到，這一告就是8年。2016年，美國最高法院裁決，支持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依“平權措施”的招生作法。

費雪在接受採訪時說，“當時我都崩潰了。我希望，在錄取時，他們能夠完全不考慮種族，每個人，不論種族是什麼，都能單純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進入他們想進的任何一所學校。”

類似的措施也讓華人感到遭受歧視。2015年5月，包括華裔在內的64個亞裔團體組成的抗議聯盟提出申訴，指控哈佛在招生時涉嫌歧視，對亞裔申請者設置了比非裔、拉丁裔申請者

更高的標準。

研究表明，以SAT考試成績為衡量標準，非洲裔學生和西班牙裔學生可以獲得分別相當於230分和185分的“照顧”，而同為少數族裔的亞裔學生則恰恰相反，面臨相當於50分的“懲罰”。

紐約時報稱，亞裔學生必須要比白人學生的SAT成績高出140分，才能獲得同等待遇。在美國社會，這種現象被稱為“智商稅”。

前段時間，一個印度小哥的現身說法再一次給大家印證了膚色的秘密：在看到比他各方面優秀的印裔同學申請15所名校全部失敗後，決定另闢蹊徑，把自己偽裝成非洲裔，結果輕鬆收到了包括哈佛、耶魯、哥大在內的11所學校的面試邀請。

按照大多數標準，奧斯汀·賈(Austin Jia)的條件都很令人羨慕，他進入了美國頂尖大學之一杜克大學(Duke)，但是，憑藉他的GPA(成績平均績點)高分，幾乎完美的SAT(大學入學考試)成績，以及在各種課外活動中的表現——辯論隊成員、網球隊長和州級樂團團員——賈認為，他有很大的機會進入哈佛、普林斯頓、哥倫比亞和賓夕法尼亞大學。他在2015年的秋季申請過這些常春藤盟校，但是沒有被錄取。

賈說，特別令人不安的是，成績比他差的同班同學——但不是他這樣的亞裔美國人——卻被常春藤盟校錄取了。

“我的本能反應是，我對這整個體制非常失望，”19歲的賈說。

美國智庫凱托學會的高級研究員伊利亞·夏皮羅告訴新華社記者，在美國越是頂尖的學校，不同族裔學生間的人學成績差距就越大。

也就是說，越是好學校，亞裔學生所需要支付的智商稅就越高。而這種不公平的競爭，源自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推行的“正向平權”政策，要求大學在招生時優先考慮非裔、原住民等弱勢族群，以確保少數族裔的受教育權。

不過，不少人認為這種“平權運動”矯枉過正，造成了逆向歧視，變相擠掉了亞裔學生的人學機會。

2017年底，美國司法部的調查結果初步認定，哈佛校方以種族背景做為招收學生考量的做法確實違反(out of compliance)了聯邦法律。而今天美國司法部宣佈廢除大學種族平權入學指導方針的消息一出爐，網上就是一片贊聲。



# 1978年首批赴美美的52名中國留學生 如今已成為傳奇

40年前的6月23日，鄧小平做出擴大派遣留學生的重要指示，從此掀開中國改革開放的留學工作熱潮。

1978年12月26日，中國向美國派出的首批52名留學生人員啟程出發。同機飛往美國的52人中，除了後來成為中科院院士的姜伯駒、張恭慶是以訪問教授身份去的，其餘50人都是被稱為“訪問學者”的留學生。



首批赴美的52人。

伴隨着改革開放，派遣留學生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前奏。40載白雲蒼狗，從第一批的50名留學生，到2017出國留學生數量達60.84萬，一批又一批的留學生成為中國開放富強的見證。

近日，清華大學召開出國留學工作四十年座談會，第一批赴美留學的“80後”或“準80後”張楚漢、李衍達、柳百成、趙南明，回顧了那段崢嶸歲月。

背景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 1978年，“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不久，整個國家百廢待興。當時的清華大學領導班子遵照鄧小平關於撥亂反正的指示，對學校各項工作進行了清理，提出整頓計劃，寫出書面報告。

1978年6月23日下午，鄧小平在聽取時任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劉達的工作彙報，同方毅、蔣南翔、劉西堯等人談話時，對留學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贊成留學生的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這是五年內快見成效、提高我國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現在我們邁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我們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學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學習，這樣可以有一個比較，看看我們自己的大學究竟辦得如何。”

“為了貫徹小平同志指示，教育部迅速開始選拔第一批赴美留學人員，從清華、北大、中國科學院等選出50名學者，其中清華有9人。為了趕在中美建交前夕到達美國，我們於12月26日乘法航途徑巴黎轉乘美航，歷25小時抵達華盛頓。”張楚漢回憶道。首批赴美留學生在巴黎轉機。

赴美

一共揣50美元，成巴黎“外星來客” “我們當時經濟落後，外匯奇缺。我們50個人只有50個美元，在領隊兜里揣着。”趙南明說，“我們當時聽說國外到處要小費，上廁所也要給小費，就特別緊張，害怕拿不出美元來。我們當時先從中國到巴黎，飛機要降落的時候，互相使眼神，排隊一個個上廁所。後來到

了美國，聯絡處又給了我們經費。” 統一製作的大衣。

“出國前夕，我們去做了西裝、帽子、包，都是一樣的。我們要在巴黎轉機，巴黎可是時髦之都，我們到了那，彷彿成了‘外星來客’。”趙南明笑着說。

美國時間1978年12月27日下午，一行抵達紐約國際機場。第一批留學生抵達美國。

作為領隊的柳百成至今還記得當時的情景：一出海關便看到成群的美國記者，報紙、電視台的記者都有，鎂光燈、補光燈照得機場大廳通亮。來自北京協和醫院的吳葆禎大夫代表大家用英語宣讀了我們在飛機上早已起草好的聲明，聲明最後幾句我至今印象深刻，“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美國人民也是偉大的人民。我們不僅為學習美國先進的科學技術而來，也是促進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而來”。

## 見證

### 見證中美建交、中國駐美大使館開館

首批留學生在聖誕期間抵美，為中美建交“打了前站”。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27天後，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訪問美國。

1979年1月，鄧小平訪美，白宮草坪上的歡迎人群中就有中國首批52名留美人員。

“我們有幸成為中美建交的歷史見證人，親眼目睹中國駐美大使館館牌的豎立，與小平同志合影，出席卡特總統夫人的招待會，許多華人科學家楊振寧、任之恭先生等先後來到使館來和我們見面。”張楚漢說。



中國駐美大使館正式挂牌後留美生在大使館前留影。

柳百成回憶，在卡特夫人為卓琳女士舉行的招待會上，全體留學生受到了卓琳的接見，她語重心長地講了話，勉勵我們，“努力學習，學成回國，報效祖國”。

隨後留學生被分配到喬治城大學和美利堅大學進行強化英語訓練，經過三個月的語言學習，50人被分配到全美各著名大學、研究所開始學習研究，包括麻省理工、加州大學伯克利大學等。

## 學習

第一次見到電腦，熬夜學編程

圖書館、實驗室、計算機房是留學生的常住地。張楚漢說，我們日以繼夜，每天晚上搭午夜末班校車返回住地，為的是返國後可以向全國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考卷。

和張楚漢同窗的趙南華稱留學兩年，是自己這么多年來工作強度最大的兩年：我當

時是從農村小鎮來到清華，俄語是第一外語，英語沒學，我一開始搞原子能，會看英文文獻，但講話不行。去到美國，我12點之前從實驗室離開，沒有周末節假日。



第一批留學生張楚漢在伯克利圖書館。

“我們知道國家派我們出來不容易，失去的時間我們要拼命搶回來，要對得起國家，對得起學校。”趙南明說。

留學期間，不少事情讓留學生觸動很大。 “我那時剛到麥迪遜，我住在一個普通美國人家裏，看到房東太太七八歲的兒子正在玩蘋果電腦。我感到十分驚訝，因為出國前自己從未見過電腦，但在美國，連兒童都能自如操作。”柳百成說。“我感覺到，或許有一天計算機會改變人類的生活。就一杯咖啡到凌晨三點，和本科生一起學習計算機高級語言。”

## 歸國

### 50名留學生歸國後17人成院士

對於首批留學生來講，“打開眼界”是他們最大的感受。

“60年代我們計算機系憑着一張照、一張圖紙，設計出國家第一台數控銑床計算機，當時特別引以為豪。”李衍達說，“等我去美國快回國的時候，去拜訪林家翹先生，問他對我今後研究有什麼忠告，他對我說，李衍達，別人做過的你不要做。”

“幸虧我在美國待了兩年，聽了這句話能接受，如果剛去美國聽到這句話，我想能當場暈倒，因為我們引以為豪的，正是別人已經做成的。”李衍達說。

李衍達對留學做了總結：打開眼界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國，我在信號處理小組做出了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但當時沒有發論文，後來教授和美國方面的人都找到過我。這些對今天的啟發就是，要敢於開創新工作，一定要有自信。不能靠別人，也不能靠論文來評價。

趙南明強調了開闊視野，留學讓我們看到了科學國際發展方向、潮流，也看到了中外之間的差距。

趙南明此前是理論物理出身的，留學後轉到了生命科學領域。“我當年對生物是瞧不上的，我們當時成績最好的學生都讀了物理等專業。但出國後種種原因，我轉到了生命科學領域。”趙南明說。

在參加多次國際學術會議和對美國、日本等高校的細心觀察後，趙南明意識到，許多物理學家正在積極地轉向生命科學研究，科學的中心正在向生命科學轉移。“生物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瞧不上的很可能

是新興科學以後很重要的前沿領域。”趙南明說。

1981年，趙南明參加了清華大學學科規劃小組並負責復建生物系，如今，清華生命科學已經具備了全球影響力。



在加州伯克利合影。



留美生與陳省身合影。



留學生與諾貝爾獎獲得者西伯格(後排左二)和李遠哲(後排左三)等人合影。